
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

目录：

01 第一篇 拣选主做牧人

02 第二篇 草地与水边

03 第三篇 行走义路

04 第四篇 死荫的幽谷

05 第五篇 膏油与福杯

第一篇 拣选主做牧人

每一次我看见许多青年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，心里总是有无限的快乐。虽然按着年龄来说，我不再是青年了，但是按着我的心来说，我实在觉得是和你们完全一样。所以每一次我看见青年的弟兄姊妹，我的心总是快乐的。

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我里面的感觉，是不愿意在这里讲什么道，而是盼望多和大家有一点交通。在这个青年聚会里面，如果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注意，是放在几堂讲道上面，我信我们一定要失败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一起能有一点交通，同时能多到主面前有点祷告，我信我们的主不会叫我们失望。在他那里有丰盛的慈爱，也有丰富的生命，他要在我们身上留下永远的果效。所以我盼望在这样的聚会中，请弟兄姊妹在听道的心情上放松，而到主面前仰望主的心情能加重一点。

我盼望借着主的话，把我自己打开，坦白的摆在你们面前，好像个人谈话一样和大家有交通。

诗篇第二十三篇

我愿意弟兄姊妹读一篇诗篇，这一篇的诗，可能是我们大家最熟的一篇，这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。让我们一同来读一遍。

“大卫的诗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为你与我同在；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；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

一首羊感觉的诗

我每一次读诗篇，读到第二十三篇的时候；在我里面的感觉总是非常的甘甜。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大卫乃是一个牧者，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牧养他父亲的羊群，因着他牧养羊群，他就学了许多功课，他不但体会到一个牧人的光景，他也深深的懂得羊的性格，和羊的需要。所以当他长大以后，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他回顾他的一生；就发现一件事，他从前如何牧养羊群，神也如何牧养他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这一篇诗不是神在那里告诉我们！他是怎样怎样。换句话说，这一篇诗不是牧人所

写的诗，乃是羊所写的诗。这一篇诗不是把牧人的感觉告诉我们，乃是把羊对牧人的感觉交通给我们。我想这一点，我们必须清楚。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许多时候是神把他的感觉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就是道。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感觉对神来发表的时候，这一个就是经历。诗篇里面纵然有道，有真理，但是并不重在道理的传递。乃是重在经历的交通。诗篇二十三篇更是这样。大卫经历了这一位神在各方面的带领，他像一只羊在牧人的率领之下，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情形。他在这里就是把他的感觉告诉我们。我不知道这首诗是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。很可能是在他中年的时候写的。因为这一首诗一面重在他的回顾，一面还是往前看。他在那里想到神各种的恩典，叫他更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他。

主寻迷羊

这一首诗一开始就说，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这里不是牧人拣选羊的问题，乃是羊拣选牧人的问题。它的出发点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神的羊，都是属于神的，都是神的产业，也是神所爱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却迷失了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，“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”主耶稣也说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？这话的意思是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即使其他的人都在羊圈里面，如果缺了我这一个人，他也要到旷野来寻找我。他一直要寻找我，直到把我找到；然后他要把我扛在他的肩上，带回家去。他要请许多邻舍来说，我这一只羊是失而复得的，是死而复活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弟兄姊妹，照着我们过去的经历，我们看见，神在我们身上实在做了这样的工作。我愿意在这里讲一点我这个迷失的羊，主怎样把我带回来。这个就是我蒙恩的经过。

义人的后裔

神在我身上的恩典，实在是丰富的，因为当我生下来的时候，就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。我们的家是个大家庭，本来没有一个人信主，大家都拜佛。感谢神，神的恩典光临到我父亲的身上。那个时候还是前清的时候，有西国的人来传道，他们办学校，教外文。我的祖父因为要他的儿子受一点英文教育，所以就把我父亲，就是他的长子，送到一个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去读书。当时我的祖父是做外国人的生意，常与外国人有来往，所以他想叫他儿子学点英文，将来做生意比较容易。这是我祖父的意思。但是神的意思却高过我祖父的意思，当我父亲去读书时，那一位办学校的宣教士是位很爱主的人，他就把主的福音传扬给他的学生。有一天当他带着学生祷告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得救了。我父亲一得救了之后，在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要把这事告诉他的父母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但是感谢神，当他一信主之后，他感觉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父母，他不愿意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。我的祖父母听了这件事，就觉得非常羞耻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吃洋教的人都是没有钱，没有受教育，没有地位的人，他们想靠外国人的势力来打官司；来得点利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一个人信了基督教是再羞耻也没有的。因此我的祖父看见他的一个儿子信了洋教，就非常的反对。他认为说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断绝他与外国人的来往。所以我的祖父就停止我的父亲上学，把他锁在家里。另外一面，我的祖父便在外面接洽了，要把我的父亲送出去学生意。你知道当时一个人一送出去学生意，就等于卖掉了，三年之中没有一点自由的时间。他想这样一来，大概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

我的父亲处在这种光景中，心里自然非常着急，他只有祷告。虽然他是个初蒙恩的人，但是他在神面

前知道怎样的祷告。那一些外国的教士，看见我的父亲不来了，知道里面有故事，所以也为他祷告。但是神好像不听祷告。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到了最后一天，我的祖父已经与人订好了合同！预备在第二天早晨就把我的父亲送出去。那一天的晚上，我的祖父、祖母、和父亲都没有睡觉。每一个人的里头都很伤心。我的父亲信心坚定，怎样都不摇动，你叫我与外国人断绝来往也可以，把我送出去学生意也可以，但是我信了主是没有办法改的，我已经信了怎么都不能摇动。就这样等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的祖母心软下来了，她忽然说：既然他这样，就随他罢！这样一来，问题解决了，祖父又把他送回学校去。这样，等我父亲把预备学校读完。要进大学的时候，我的祖父完全不供给他。所以别人念大学是四年毕业，我的父亲念大学八年才毕业，因为他是一半教书一半读书，在我祖父的眼中，他这个人吃了洋教，是不值得培养的了。

但是感谢神，我的父亲蒙了主的保守，他信心坚定。当他大学毕业，我的祖父想要他来帮忙做生意，但是神已经跑在我祖父的前面，拣选了我的父亲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的父亲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服事主。我感谢赞美神，神给我这样一个父亲。每一次我想到我父亲的时候，我就感谢我的神。当我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。

我的父亲非常敬畏主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在我的家里，每一天无论怎样忙，他总是把我们孩子聚集在一起，一同祷告。一直到今天，我的印象还很清楚，我们到客厅里面，在吃饭之前，全家的人都在一起，我的父亲打开一本很大的圣经，读了一段，然后带我们跪下来祷告。那种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是不能磨灭的。我的父亲每天生活非常有规律，你不必看钟，他每天早晨，冬天天最冷的时候，六点就起来了，夏天五点就起来了。他一起来，其他的事情都不做，总先有一小时的工夫在主的面前。在我们孩子们的印象里面，就是看见他起来了之后，就跪在主的面前，在那里亲近主。他这一个印象在我的里面非常深。

遗传的基督徒

感谢神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，我逐渐长大。等我上了学，自然也是上基督教的学校。所以我从小对神的话，对圣经的故事都是很熟的，我对主没有怀疑，对圣经没有疑惑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我在积极方面还没有真实的信心。我不过跟着我的父亲，跟着家中的人这样做。

当我做婴孩，被抱在手里的时候就受洗了。等我到了十六岁的时候也入了教，做了正式的教友。照着一般看来，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基督教徒，常常做礼拜，一切情形都很正常。但是在我里面，没有一个真的信心。虽然我每天祷告，但是我的祷告不过是一种遗传的，像背书一样，在我的感觉里面，神是有的，不过不晓得在哪里。我也读圣经，好像表面上也懂了，但是却说不上叫我得到什么益处。所以我的基督徒生活，全部是在遗传的里面，没有真实的东西。

我像一般的孩子一样，也有许许多多的过错，但是在我里面还是非常的自傲。我认为说，虽然我这个人有错，最少比一般人是高尚得多。我的抱负也很大，盼望将来为国家社会做一番的改革。我总是认为自己是佼佼者，众人皆浊，惟我独清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我那时在主面前还是一只失迷的羊。

宗教的热心

到了我高中二年的时候，我病了。我病得很重，几乎快要死了。在我病的时候，当然我的父亲，我家里的人都为我祷告。在那个时候，我所生的那种病，是没有医药可以治的，我面对死亡，心里当然很

惧怕，所以我也常常祷告，求神医治我。后来莫名其妙的过了几个月，慢慢的我的病渐渐好了。好了之后，在我的里面，就有一个天然的思想，认为说，我今天还能活在世界上，那是神医治了我，那是神救了我的命；他既然这样爱我，我也要报答他。所以在我的里面就有报答的观念，我要报答这一位神。

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报答他呢？很希奇，正好等到学校开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班同学，（以后也成了我的同工，就是周行义弟兄），忽然来找我，他说，我们好不好在学校里头查查圣经，有一个聚会？这个提议正中我的心怀，现在回报有路了，所以我说，这非常好，我们一定要在学校里有一个聚会，我们要来读经祷告，为神做一点事。结果我们就拉着几位同学，趁着吃饭之后，上夜课之前，中间的一段时间，借了学校的图书馆来聚会。每次在聚会之前，我们到宿舍一个一个的请同学来聚会，非常热心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头一次我领祷告聚会的情形。我原来是有祷告的，我天天祷告，但是实在说来，祷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大懂。那一次，他们指定说，今天晚上由我带。我怎么带法呢？那个时候，我根本不懂。好在属灵的假冒很方便。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有非常多的书，我也会读懂一点英文，所以我就去翻他的书。我看见有一本小册子是讲祷告的，我就把它背得很熟。这本书告诉我们要怎样祷告，以及许多神听祷告的例子。那一天我就照着讲，还讲得不错，讲完了我说，大家跪下来祷告。但是毛病出来了，大家刚刚跪下来祷告，忽然有人笑起来了，因为大家不知道这是做什么。那么我是一个领祷告的人，我就很严肃的责备他。我说，我们是在神的面前，不可以这样笑。现在我回想起来，也觉得好笑。

那晚我不但领祷告还讲道。你知道我讲道是怎样讲法？也很方便。我父亲的书房里也有很多讲道的书。我一直到今天还能记得我第一篇的讲道，并且每一次想起来，里面还是很骄傲。我那一次所讲的道就是挪亚的方舟，这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讲的。我预先把它完全翻出来，写在四张小纸上，一直读它，直到背熟了。那一天我就把它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讲完了之后，我觉得非常得意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受感动。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人做的糊涂事。

蒙恩得救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工作非常奇妙，当我在外表上好像要报答神的恩典，有许多活动的时候，神在我的里面也开始做工。莫名其妙没有人告诉我，在我的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觉得我是个罪人。在那个时候，按着外表来讲，我比从前是进步多了，有许多的罪我也丢弃了。但是很希奇，当我要接近神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开始觉得我是罪人。我说不出我的罪在哪里，但就是觉得说，我这个人浑身都是罪，从我的头顶到脚底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。虽然那时我不过是十几岁，但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想到我的罪，我的心就觉得难过。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追求的心，觉得需要救主。本来救恩的道理我都懂，我知道耶稣是救主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就是不救我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不肯救我，我一定要他救我。那个时候，任何的奋兴会我都到，大考也不管，因为在我的里面实在是过不去。我觉得说，如果我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死了怎么办？我一定是下地狱的，没有问题我这样的罪人不下地狱到哪里去？我里面的感觉非常的重。

这样过了一年，实在痛苦。我就是看见自己的罪非常深。多次的奋兴会，讲道人要人悔改，到台前去祷告，我总跑去跪在那里。我也痛哭流泪，也认罪，但是回到家里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觉得罪还在身

上，还没有得救。

但是感谢赞美神，他实在是我的牧人。到了一九三〇年的一个夏天，在上海有一个夏令会，我就和周行义弟兄，还有一位老师，三个人同去赴会。在聚会中，因为对有的讲员，话语听不懂，内容也听不懂，感觉很乏味。虽然这样，我里面追求的心还是有的。我看见有的人，跑到台前悔改了，快乐得很，我心里真是羡慕，但是我没有这种经历。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头，在那里想，为什么许多人都得救了，但是我这个人无论怎样追，怎么求，还是不行，罪还在我的身上？不错，耶稣是救主，但好像他就是不要我，那怎么办阿？那一天我坐在那里想，大概原因是在这里：别人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，所以听一下就行；我这个人从小就听福音，并且听到一个地步，自己也讲了福音，大概就是难得救的原因了。所以那天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说，神阿！这一次你要我，就救我，不救我就算了！我要往世界去了，我也不要得救了，那是没有希望了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实在是奇妙，他逼我到那一天，里头实在是饥渴慕义，到了这一个程度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身上。就在那一天，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一篇道，根据约翰三章十六节讲到信心问题。他说，你只要相信，不要感觉，也不要什么。那篇道很浅，就着道来说是不会救我的。不过我听完了之后；觉得那些话还是对的，我相信就是了。所以等到讲完了要人跪下来祷告，还叫人到台前去；我因为觉得去也没有用，所以就自己跪在椅子旁边祷告。但是祷告了一下，我的一个老师，他早我一天得救，很关心我，就叫一个传道人到我这里，跪在我的旁边，带领我祷告。祷告完了，他说，你还是到台前去。他劝我，那我就去了。我到了台前，就跟着人祷告，人叫我悔改我就悔改，人叫我认罪我就认罪，我认罪的眼泪也都下来了；但是还没有得救。过了一下，祷告的话也说完了，眼泪也停了，我就张开眼睛来看看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

散了会，人都走了。另外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注意到我，他想，这个少年人看样子已经得救了。所以他就跑来了，说，某人，你得救了没有？我说，我是盼望得救，但是我还没有得救。他就问我，你信不信圣经？我说，我从小就信了，从来没有疑惑过。那么，他就打开圣经给我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他就问我，这些圣经你信不信？我说，当然信。他说，好，现在你把这一节圣经里的“我们”两个字拿掉，把你的名字换进去再读一读。我就读了：“江某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江某人的罪，洗净江某人一切的不义。”我就这样读了两遍。他说，好，现在你祷告。这里说，你要认你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定赦免，你信不信？我说，当然信，我就跪下去祷告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希奇，当我跪下去向主承认我的罪的时候，我里面只有一个思想说：主阿，我今天到你的面前认我的罪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相信你一定赦免。我里面的感觉就是，我死也死在你的身上，我倒也倒在你的身上，我就是这么相信，什么都不管了。感谢主，当我这样一祷告，不过几分钟，我的里面完全改变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一年当中身上那个背不动的罪担，忽然脱落下来了。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。

哦，那一天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实在是平安。那个传道人问我，你得救了没有？我说，我得救了。他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我说，我里面平安。他说！你再想一想看。我一想，对了，神说，我得救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
这是他的话。我的感觉会改变，他的话永远不改变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那一天我像迷失的羊，回到牧人的怀抱里了。他实在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在那一天，我尝到了好牧人的慈爱。

羊拣选牧人

一只羊被牧人从旷野里带回来之后，如果它有感觉的话，它定规有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的感觉，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前我走我自己的道路，我是个迷失的羊，但是当我的主把我从旷野里面，从罪恶死亡里面，把我救回来的时候，在我里面只有一个感觉，不但我的牧人为我舍命，他救了我，他拣选了我，我今天也拣选了他。

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要看见，如果我们被他的爱所感动的話，我们里面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反应，牧人阿！你既然这样的爱我，我也爱你。从今以后我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。从前我走自己的道路，那条道路是罪恶死亡，从前我凭着自己活着那种的生活是痛苦。但是今天你既然把我拯救回家，你的爱在我身上是这样的丰满，从今以后我要把我这个人放在你这牧人底下，让你来引导我，让你来管理我。让你来带领我，我一生是属于你的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羊在那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做愚昧的羊，再凭着自己来活着。从今以后我把我这一个人完全放在主的手里，让他来牧养我，让他来带领我。在属灵生活的起点上，一面是神的爱摸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另外一面是我们的奉献，是我们把自己献给他。不错，他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，又在时间里面寻找了我，得着我，但这是他的一面。在我们这一面，当他的爱摸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拣选他做我们的牧人。如果我们要走前面的道路，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这一面必须解决。

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牺牲了他的一切，来做你的牧人，今天你有没有也摆上你的一切来做他的羊？什么叫做奉献？奉献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把我整个人摆在他的率领之下，从今以后完全为着他，凭着他，不再有自己的意思，不再走自己的道路。我已经拣选他做我的主，我已经拣选他做我的牧人，从今以后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，这样的感觉愈深，我们前面的道路就愈正直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感觉浮浅，我们就会走弯曲的道路，有一天还会跑出羊圈。

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这是我的信心，这是我的见证。我在信心里面，把我自己完全交给我的牧人。我深信说，我一生不会有缺乏。弟兄姊妹，你肯这样信靠他吗？多少时候我们不敢奉献，我们不敢没有保留的放在他的手里，为什么？因为怕缺乏。我这样的交给牧人，恐怕要缺乏，还是相信自己好一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看见这一位爱的神，是你的牧人的话，你就能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我盼望每一位青年的弟兄姊妹，要在神面前因着他的爱，把自己没有条件，没有保留的摆在他的脚前，说，主阿！祢是我的牧人，我今天拣选祢。

我很喜欢读传记，我也读了很多的传记。我一直注意，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的原因在什么地方。为什么有的人信主之后，有一段时期很热心，但是忽然下去了？为什么有的人信主的道路是崎岖的？为什么有的人信了主之后是直线的，往上去的？我常常注意这一件事。以后在我所读的传记里面，我找出一个共同的原则来：一个人如果信主之后，对奉献这一件事如果彻底的话，这个人的道路就是正直的。一个人在奉献的道路上不彻底，那个人的道路就是弯曲的。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，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神既然拣选你做他草场上的羊，你也得拣选他做你的牧者。你得对他有个信心，

就是说，我今天把我的自己完全交给他了，从今以后是他的事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

梅尔的奉献

关乎奉献的事，我一直感觉梅尔弟兄 F.B.Meyer 的奉献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奉献。梅尔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他年轻的时候，就在爱丁堡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做牧师，有很多教友来听他的道。但是虽然他的口才好，讲的道也纯正，他里面却一直有一个感觉，他没有能力。有一天，另一位事奉主的斯得弟兄 C.T.Studd 到他那里传道，他看见了斯得弟兄身上有一个东西是他所没有的，就非常羡慕。所以有一天他就问斯得弟兄说，你能力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斯得就问他一句话，说，你奉献了没有？梅尔说，当然奉献了。我今天在这里传道，难道还没有奉献吗？斯得就问他，你的奉献是一般性的呢？还是专一性的？这一句话把他问住了。论到一般的奉献，那是有的，但是论到专一的奉献，真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摆在主的脚下，这样彻底的奉献还没有。斯得告诉他说，你去做吧。

梅尔回到他的房间，好几天的功夫在主面前寻求这件事。他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主，对主说，主啊！我什么地方还没有放在你的手里，还握在自己的手里，求你光照我，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主的手就摸着他的头，给他看见，虽然他已将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他，但却留下一件事情没有奉献给他。

梅尔的见证里面，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件事，他就告诉我们有一件事他不交给主。他说，那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好像看见主走过来了，对他说，给我！给我！他就拿了一大串的钥匙，有大的也有小的，都交给他。但是主说，还有一只小钥匙你没有给我。梅尔对主说，这不过是一个小钥匙，是开一个小房间的，其他的统统给你了。如果你留这一点给我，我要加倍热心事奉你。但是主对他看看，摇摇头，说，不，我如果不是一切的主，我就根本不是主。这句话在英文里非常美丽：If I am not the Lord of all, I am not the Lord at all. 梅尔再向着主辩论，但是主不听。到了最后，主转过身来要走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梅尔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说，主阿！祢叫我愿意我所不愿意的，祢拿我所不能给祢的。我实在不愿意，但是求祢叫我愿意。够了，凭这一点，主就把他拿去了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看以后梅尔这个人，他的工作，他所讲的道，他所写的书，我们能看见，这一个人是个在主手里的人。

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里面就是有一个感觉，趁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前面的路还长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一件事：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今天我们要不要拣选他？他拣选你做他的羊，他要看顾你，他要带领你，你今天愿意不愿意拣选他做你的牧者，把你自己完全放在他手里？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在这一件事上有彻底的解决，我们就能经历说，主真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在我们的前面，要带领我们往前去。愿神祝福我们。—— 江守道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

第二篇 草地与水边

“大卫的诗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；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；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为祢与我同在；祢的杖，祢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祢为我摆设筵席；祢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

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（诗 23）

拣选主做牧人

前面我们交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过去乃是失迷的羊，但因着那一位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就把我们带回他自己的圈中。我们的牧人这样爱我们，寻找拯救我们，在我们羊的感觉里面，就觉得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既然拣选我们，我们今天也要拣选他。他拣选我们做他的羊，我们拣选他做我们的牧人。我们从前实在是愚昧，走自己的道路，寻找自己的快乐，但是今天醒悟了，知道我们不能再为自己活着，也不能再靠自己活着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全人，献给我们的牧人，从我们的心里来做他的羊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主面前的心境如何？我盼望说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实在因着他大爱的激励，都已经拣选了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牧人。在我们与主之间，没有任何的间隔。我们并没有一件事再留下没有交给主的，我们整个人，一切的事，都放在他的脚前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奉献，乃是一个专一的奉献。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身上，人也好，事也好，东西也好，意念也好，如果有什么是特别抓住我们的，是我们特别愿意保存留的，我们都专一的摆在我们牧人的脚前，愿意从今以后让他来支配，来调度。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，可以说在每一次属灵的经历有转机的时候，我们都得从这里开始。

一个弟兄的见证

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，是我们一位亲爱的年长同工弟兄，他年轻时候的经历。差不多在三十年前，我亲耳听他作这个见证。当他得救了之后，他到处为主作见证，带领他的同学归向主。但是虽然他有这样的心愿，也很努力的去做，却没有什麼果效。大概过了一年，他在主面前愿意有一点对付。主就给他看见，在他身上还有一件东西是他保留的，不肯奉献给主。这件事就是他和一位小姐的来往。那位小姐的家和他的家是世交，他们从小就认识了，并且彼此相爱。等到我们的弟兄得救了之后，他就切切的盼望这一位小姐也得救，所以他就花相当的功夫劝她。但是很希奇，什么都可谈，并且谈得很投机，就是不能谈耶稣，当我们的弟兄要把主耶稣介绍给她的时候，这一位小姐就不要听。他们两人的情感非常好，非常深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谈也谈不通。但是在我们弟兄的心里，还是爱那位小姐。

到了那一天，当他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，主就问他，他是要主呢？还是要那位小姐？这件事在我们弟兄身上是一件极大的事。他在主的面前，为着这件事情很挣扎，过不去。他一面觉得他要主，也要主的能力，但是另一面，他真是觉得没有办法放下那位小姐。但是主给他看见说，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，所以他在主的面前非常挣扎。

到了有一天，他在主的面前实在过不去了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他就没有办法往前去了。感谢主，那一天他蒙了主的怜悯，就下了一个决心，放下那个女士。他告诉我们，当他这样决定的时候，他就穿上一双破皮鞋，也穿了一件旧衣服，拿了一捆福音布告到马路上去张贴。在他的感觉里面就是说，从今以后，我把一切都放下了，我全部拣选主。

两面的交付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蒙了主这样大的怜悯，我们也应该把自己没有保留的交给主。在我们的属

灵生活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在主面前，有一个彻底的奉献。我们一面是拣选他，一面是放下一切，一面是拣选他，一面是把一切都交给他。如果在我们里面，还有任何的保留，属灵的道路是没有办法走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我不要在他之外来寻找任何的好处，我承认说，我一切的需要都在他里头，我可以放心把我自己交在他手里，相信说，在我一生的道路上，我必不至缺乏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我们属灵生活开始的时候，能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信托，有这样的信心，你就要看见，主也同样的信托你。在英文里头有一个字，就是 Commit，中文翻作交付、交托、付托。如果我们能把自己交付给主，主也要同样交付给我们。

许多的时候，你希奇为什么主对待你好像不是太完全。好像你祷告他；他不听你，你需要他，他也不理你。你认为你是一片诚心，但是好像主在你身上不是那样的真诚。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因为你不够将自己托付给主。主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交付给他到什么程度，他就付托我们到那一个程度。

玻雷卡的故事

在教会历史中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。在初期的教会中，有一个很有名望，被神使用的仆人，名叫玻雷卡 Polycarp。当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时候，他是士每拿教会的负责人，年纪已经很老了。罗马的政府要捉拿他，他受了弟兄姊妹的劝，就避到乡下去。但是罗马政府搜索得很厉害，就知道了他躲藏的所在，派兵去捉他。他事先也得着一点消息，可以逃避，但是他觉得主不要他这样做，所以他就甘心被捉。等到捉他的人来到的时候，他出去迎接他们，款待他们，请求他们给他一点时间祷告。他祷告完了，他们就把他带去。在路途中，捉拿的人一直劝他说，玻雷卡，你是个年纪老迈，道德高尚的人，我们大家很钦佩你，很爱惜你，不愿意害你。你何必这样固执呢？你只要稍微改一下，事情就过去了。玻雷卡说，不必劝了，我的心已经定了。捉他的人看他这样的固执，就生气，把他从车上推下去。

到了审判的地方，审判官也是同样的劝他，对他说：你何必如此呢？你年纪已经那么老迈了，还能受这样的苦吗？你不必做什么，只要说一声，我否认主，或者拿香在偶像面前献一下就就行了。但是玻雷卡说，“我事奉主已经有八十六年之久，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，我怎么能亵渎救我的主呢？”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交付与主的人，主也把自己交付与他。玻雷卡说，八十六年之久，他的主从来没有亏负过他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只得承认一件事，多少时候是我们亏负主，主从来没有亏负过我们。所以我真是盼望青年的弟兄姊妹，在属灵生活起头的时候，就看见说，这位主是可靠的，这位牧人是可靠的，我可以放心的把自己完全交给他。

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哦，这是何等甜美的事。我想在这里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光景，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实在能诚实的作见证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没有叫我缺乏。虽然有的时候，我们也感觉缺乏，但是过后我们知道，那是我们感觉缺乏，并不是真正缺乏。我们在那里凭自己的喜好有所要，所以感觉缺乏。但是就着我们的主来说，他从来没有叫我们缺乏。没有一样好处他不给我们。

躺卧在青草地上

“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”这里告诉我们，好牧人要领我们出去，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带到可安歇的水边。我们的牧人绝对不会叫我们饥饿的，绝对不会让我们干渴的。

这里的“青草地，”不是单数的，是多数的。不是一块青草地，是许多块青草地。一个牧羊的人把他的羊带出去，带到一块草地上，那里的草又是嫩，又是青，他就把羊放在那里，让羊任意的吃。羊就很悠闲的在青草地上走来走去，这里吃一点，那里吃一点，一直在那里吃。如果它把一块地上的青草吃完了，牧人就带它们到第二块青草地上。等到羊吃得里头实在装不下了，就躺在青草地上。羊躺在青草地上，是因为它已经吃饱了。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观察羊的话，你看见它躺在那里不是在睡觉。它的嘴还在那里动，还在那里吃。表面上它不吃了，但是它还在把刚才匆忙吞下去的青草，再反刍出来，仔仔细细的咀嚼。你如果走到它的旁边，会看到它一面咀嚼，一面发出一种声音来。它躺在那里实在舒服。

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，也是这样。我们的主既然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你想他会让我们饿么？难道他不为我们预备生命的粮食么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主曾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，必定不饿，信我的，永远不渴。”（约 6:35）。这里的许多块青草地，就是表示我们的丰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实在丰富。他不光是一块青草地，好像你稍稍一吃就吃完了。我们的主是无限的青草地场，无论我们怎样吸取，都吸取不完。

圣经是青草地

我们今天怎样来吸取我们的主呢？请记住，我们的主是把他自己放在圣经里面。圣经好像青草地一样，有六十六块之多，每一块都充满了主自己。我们是借着神的话，在那里吸收我们的主。

我们读圣经，也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在我们起初的时候，实在是饿了，看见有青草，头也不抬，就钻在里面吃了。我喜欢看羊吃草，许多时候它钻在草堆里，头也不抬起来，尽是拼命的吃，很快的吃。但是等到吃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它就躺下来，在那里慢慢的倒嚼。读经也有第二种情形，就是当我们吃饱了时，就改了方式，慢慢的咀嚼它。

读经的见证

我感谢神，在我得救的那一天，他就叫我尝到他话语的甘甜。我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，天天看圣经，但是老实说，我看不懂。那一本圣经对于我是完全关闭的，是一本死的书，宗教的书，我虽是在那里看，却不知道这些话是甜的呢？咸的呢？酸的呢？还是苦的？都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我一得救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到今天我还能很清楚的记得，那天下午我得救了，回到我的家里，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圣经来读。那一天我读的圣经是彼得后书第一章，那里说，神凭着他的神能，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都赐给我们，他有许多宝贵的应许，叫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分。我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这一个，又要加上那一个；有了那一个，又要加上那一个。这样就叫我们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那一天下午就是这几句话，我也不晓得看了多少时间。我一面在那里看，一面在那里想，越看越甘甜，越想越甜美。我在那里觉得说，主的话实在是新鲜又甘甜，叫我的新生命，得了无上的安慰和滋润。感谢赞美神，怜悯我，叫我尝到他话语的甘甜。所以在那一个时候，虽然我是无知，什么也不懂，我只听见人说，如果一天读四章圣经，那么一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，所以从那一天起，我就自己下了一个决心，无论如何，一天要读四章圣经。我替自己定了这一个律法。我的心爱慕神的话，我觉得在神的话里面有东西，能饱足我里头的新生命。

那个时候，我也效法我的父亲，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。感谢神，我比我的父亲，起得还早，全家我是

第一个起来的。我一早起来，就到楼下一个房间里，把门关起来，又唱歌，又祷告，又读经。我别的都不懂，只知道我蒙恩了，心里欢喜快乐，所以我要每一天起来做这些事。我听说神的话很宝贵，应该尊敬读，所以我就跪着读，每一章圣经我都读三遍，好让印象比较深刻。我天天这样行，有好几年之久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这样去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圣经实在是青草地，我的主一直在那里做我生命的粮食。我头几年读的时候，真是像一只快要饿死的羊一样。我不知道那一天浪子回家，吃肥牛犊的时候，是怎么吃法的。照我的想象，虽然一面他觉得怪不好意思，但是另外一面，当肥牛犊摆出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是狼吞虎咽的。我想他越是这样，他的父亲就越高兴。那几年我读圣经也是这种情形。我不懂得怎样的消化圣经的话，我只知道说，我要吃它，我就埋头来吃，一直在那里吸收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愿在这里替人定规，每天要读多少的圣经。不过我想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守一点律法还是有益处的。年轻的人太自由，恐怕就放松了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软弱了，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一翻开圣经就看看这一章里圣经有多长。如果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，那就叹气了。神知道我是个软弱的人。所以我感谢神，当我信主之后，主的爱摸着了我，我就定了一个律法，每天一定要读四章圣经。我今天回顾这些事，我看见这个实在是宝贝。

不过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是要吃，存在里面，并不懂得去消化它。我想这样最少过了两年，我才开始看见，光是这样吃是不行的，我不能光在那里吃，吃完了，把圣经一关就走了。我还要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在那里默想主的话。因此以后许多年的功夫，我除了每天读四章之外，也加上一点时间默想主的话。时间不多，也许十分钟，也许一刻钟，我默想一两节的圣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能告诉你，这一件事给我莫大的帮助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初蒙恩的时候，应当养成一种习惯，不光常常读主的话，也常常默想主的话。光在那里读还不够，还要倒嚼。当我们用一个爱的心，在那里反复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面前就要得着很大的滋养，很大的供应。如果你要你属灵的生活，里面是满足的，外面是舒服的，这是一条很好的道路，盼望你好好的去走。

平静的水边

“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”这位牧人不但叫我能吃饱，能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来消化我所吃的，他还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这里“可安歇的水边，”也可以翻作“平静的溪水边，”并且这里的水不是单数的，是多数的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但能喝这水，并且能进入安息和平静的里面。那个光景实在是一幅非常平静的图画，又满足，又安息，又平静。

在属灵的经历上，这里的水是指着圣灵说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喝了他所赐的水，这水就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又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他那里去喝，信他的人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些地方的水都是指着圣灵说的。

感谢神，他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，叫我们能躺卧在青草地上；他也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，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他要解我们所有的干渴，他要带我进入平静安稳的里面。

基督徒怎样能进入安息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我们在初得救的时候，就必须学这个功课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很烦躁，尤其我们年

轻的时候，很多的事不清楚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？那件事该怎么办？什么是神的旨意？我们愈在那里挣扎，愈不知道怎么办。因此里头翻翻覆覆，没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需要这样。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要来带领我们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多半是平静的。很多时候，他是在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，给我们一点微小的声音，给我们一点涂抹的感觉。圣灵像平静的水，当他流过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有一点的感觉，有一点的凉爽，有一点的舒服，有一点的满足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信了主，主就把我们交给圣灵，让圣灵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。如果一个信主的人，一得救了，就能注意里面圣灵的引导，随从灵而行，这个基督徒的道路，一定是正直的。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，什么时候我们随从圣灵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里面就觉得满了平安。这一个就是在可安歇的水边。——江守道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

第三篇 行走义路

诗篇第二十三篇

“大卫的诗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；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为祢与我同在；祢的杖，祢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祢为我摆设筵席；祢用油脂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

在大卫的感觉里，耶和华实在是他的牧者，他在主面前有一个信心，他必不至于缺乏。然后他就给我们看见，他所信的这一位牧者，实在没有叫他缺乏。因为“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”在原文里面，这些话的时间性都是现在的，表示说，他是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，继续不断的叫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也继续不断的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。

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从神的话语里吸取主做我们生命的粮，这件事并不仅是初做基督徒的时候要这样做，以后就不需要了，乃是我们时时刻刻不断的要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来享受我们的主。圣灵对我们的带领也是这样。不是说，一个人初信主的时候，才要学习随从灵，得着生命和平安，乃是在一生之久，每一天时刻不断的都必须跟随里面的灵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常常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得着安息。

说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一件事来，就是我们倪弟兄在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一书里提过的，说到有一个弟兄，在江西牯岭是做电灯匠的，他在得救前有喝酒的习惯，等他得救了再想喝酒，但是里面一直过不去，以后他对人说，我里面有一个当家的不准我喝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怎样的带领我们。如果我们肯随从他的话，我们里面就进入安息了。

对付看戏

我在这里也提一件，自己身上刚刚得救时候的经历。当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虽然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头，也从小受基督教的教育，但是我从小有一个心爱，就是喜欢看戏。上海有一家大戏院，我有一个亲戚在里面有股份，所以每个月总有戏票送来。不但这样，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，他家里也

是开戏院的，所以我看戏根本不要花钱。有了这样一个环境，所以看戏就变作我惟一的嗜好。我还记得那时每天报纸一送来，我们这些孩子们首先总是看影戏广告，看看哪一家戏院演什么戏。所以我虽然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头，但是从小就喜欢看戏，这一个是最喜欢的。有的时候我做梦也在那里看戏。同时我有一个很大的雄心，就是盼望将来大起来能做一个演戏的人。这是我从前的时候一个愚昧的思想。

等我得救了之后，我照常看戏。不过我好像听见人说，基督徒不应当看戏，看戏是犯罪。我在那个时候听不进这话。我认为说，看戏不能是犯罪。如果看坏的戏，这是犯罪，如果看好的戏，这不但不是犯罪，并且很有帮助。所以解说来解说去；我就对自己的良心说，看戏不是犯罪，但是要拣好的戏看。我就下了一个决心，从今以后要拣好戏看，坏戏不看。那些教育性的、科学性的、宗教性的，都没有问题，应当看。如果我们不看的话，就缺少了许多吸收知识的机会。所以我得救了之后，还是照常看戏，不过比从前看得少一点。

但是很希奇，虽然我的嘴很硬，无论如何不肯承认看戏是犯罪，可是当我每一次去电影院的时候，里面总是不太自然，不太平安。我就对自己说，大概一个基督徒看戏的确不太合式，一个基督徒在戏院里头和那班人坐在一起，不太合圣徒的体统。所以我就偷偷的想，那我就不要去看罢。但是不去看呢，心里又想看。我也不敢把这个意念告诉任何的人，因为怕说出来，有一天又去看了，那真是丢脸。所以我自己偷偷的这样定规了，从今以后我就不去看戏了。但是说看戏是犯罪，我还是不赞成。

这样立志为善过了两个月，我一次都没有到戏院去，我的心里很自傲，觉得相当成功了。虽然不能说没有爱慕的心，但是无论如何我的脚是没有去。

两个月后，有一天，非常不巧又有戏票送来了。那是一部很好的片子，是讲到挪亚方舟的。戏票一送来，我里头就打仗了。哎呀，如果不去看，真可惜，挪亚的方舟怎么可以不看呢？但是如果去看，那两个月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。所以里面真是挣扎，又想看，又不想看。结果到了最后，还是老亚当得胜了。我在那里定规说，这一部是宗教片，可以看，我就去了。

但是当我的脚踏进戏院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就不平安了，圣灵在我的里面指责我。但是我硬着颈项还是进去了。我坐在那里两个钟头，眼睛是在那里看，里面却真像下地狱一样，真是痛苦。我巴不得戏赶快结束，我就可以走了。今天想起来，我实在是笨，戏不结束不是也可以出去吗？但是我当时就是不出去。一面宁愿快点完，一面又不愿出去。就这样看了两个钟头，当我出来的时候，很希奇，我里面知道，从今以后我和电影断绝了。

我在各处都碰到少年弟兄姊妹来问我说，弟兄，我们看戏可以不可以？有什么理由说看戏是犯罪？我碰到这样的年轻人太多。我只能向他说一句话。我说，也许这在你身上不是犯罪，但是在我身上这是犯罪，因为主在我身上做过一件事，主在我里面带领过我。圣灵在我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，一直叫我不自然，一直叫我不舒服，但是我不顺服我一直违背。我在那里用我的头脑，用我的理由辩说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在那里倔强。但是圣灵还是继续不断的带领我，没有弃绝我。直等到有一天，他断了我这个世界的生命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今天，我感谢我的神。因为就着我的天然来讲，我这个人喜欢那些事，但是感谢神，他在我的里面带领我，给我看见，虽然用理由来说，这不一定是罪，但是这是我的主所不喜

悦的事。他要我作一个人，以他为我的喜乐，也以他为我的满足。

弟兄姊妹，当我这样脱离了看戏的嗜好之后，在我的里面有没有缺欠呢？没有缺欠。我能作见证说，在这几十年来，我的主满足了我的心，他使我的里面喜悦，远超过我在那时所看的戏。我从前需要这些来满足我，但是这些的满足都是虚假的，都是虚空的。我喝了这水，还是再渴，还得再喝。感谢神，今天我喝了生命的水，它在我的里面成了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里面有一个满足，有一个喜乐，是人所不知道的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他实在叫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也实在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一个顺从圣灵的人，他里面的满足，他里面的快乐，不是世界上任何东西所能给的。

吃饱了就要走路

“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享受到主之后，就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里面得着力量。有了力量以后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就睡觉去？不是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苏醒了我的灵魂，就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了以后，不是光自己享受就完了，乃是要为着他的名起来行走义路。我们享受主不是光为着自己，不是停在享受的里面，乃是叫我们为着他的名走义路，换句话说，今天在主的面前不但是道的问题，还有路的问题。我们不是光在那里吸收道理，享受我们的主，叫我们自己长得肥美；我们吸收了主，享受了主之后，乃是要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。

你知道一只羊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它的天性就是要躺下睡觉，如果这只羊吃饱了就睡觉，醒过来再吃喝，一直就是吃喝、睡觉，你想这只羊会长得什么样子？它定规一身都是肥肉，相当不好看。所以当牧人看顾羊群的时候，当他看见羊吃饱了，喝足了，也稍微休息了一下，就要赶着羊群走路，要它运动。这样运动一下，它所长的就是好的肉，不是肥肉。这样的话，羊就长得非常好。

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们是草场上的羊，我们不是光在那里享受主，老是这样享受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看见，教会里头就有许多的肥羊，身上都是肥肉。重是很重，却走不动路。整个的教会没有人开口祷告，也没有人开口赞美，大家都是笨重的，一点不活泼，一点不健康。这种情形是不正常的。所以主拯救了我们之后，一面他不像法老一样，不给我们草，要我们造砖，他不是这样的残忍。他乃是先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多多的喂养我们，叫我们从里面享受他。但是等到我们享受他之后，他就要我们起来，为他的名走义路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所吸收的那些东西，就变成我们最好的营养，叫我们能长得很结实。

今天的基督徒，常走两个极端。一个极端是不肯安静到主的面前，来享受他的主，整天就东奔西跑，所以又瘦又难看。还有一个极端是一直坐在主的面前吃喝享受主，但是从来不跑路，结果脑子里装满了道理，脚却从来没有走过路。这样的基督徒也没有什么用。

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主带领上面，他知道怎样来牧养我们。他总是先叫我们吃喝享受他，叫我们蒙他的恩典，有他丰富的生命；等到我们里面滋润了，有了力量了，然后就说，起来，走罢。他要我们起来，行走义路。

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苏醒这个字，在英文里有两个意义。一个是恢复。虽然我们是主的羊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走偏。当我们走偏的时候，他就来恢复我们。还有一个意义是复兴。当我们初初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相当的火热。但是过了一段时期，我们有一点下沉了，所以他就来复兴我们。我们的主在我

们身上常常做恢复的工作，常常做复兴的工作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信主不光是里面享受的问题，还有外面走路的问题。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听道，还得在这里行路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跟从主，并不是在虚无飘渺的道理上，乃是在实际的道路上。我现在再作一点见证，说到主当初如何带领我走路。

火热事奉

当我得救之后，我在学校中就和两位老师，一位同学，一同有事奉。我们在那个时候，实在有爱主的心，很盼望许多同学都能归向主，所以就学校里面开始聚会，一个礼拜有三次，请同学师长都来参加。主也实在祝福我们，差不多全校三分之一的人都来聚会，也有好些人蒙主的恩典得救。

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非常的兴奋。我们也组织了布道团，到乡下去布道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们这些人坐了火车到乡下布道，在乡下人的门口，大声疾呼，大讲特讲。我们还在那里讲的时候，有人说，附近有一个小孩子生病，快要死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胆子很大，就跑去为那小孩子祷告。我们跪在他的床前，有的按着他的头，有的按着他的脚，大家拼命的祷告。你知道这个小孩子生什么病吗？脑膜炎。我想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，但是我们不太清楚，就在那里拼命为他祷告。我们那时就是这样火热。

我还记得，当礼拜堂布道的时候，领唱诗歌，马路上拉人，都是我们做的事。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很冷，马路上没有人可以拉，我看见有一个洋车夫，车子停在那里，我不能叫他到里头去听，因为他要做生意，所以我就在那里对他讲。他不要听，把耳朵捂起来，我就在他旁边大声叫。那个时候我真是有一点发狂的情形。

当我刚得救的那年，实在是主的爱激励了我，叫我感觉主是这样的可爱。我的热心就像滚水一样，一直是沸腾的。我到处跑，满天飞，热心传主的福音，一点不肯停下来。我以为说，这一个就是爱主。主这样的爱我，我如果不这样，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？那时我里面就是这样火热的爱主。

认识弟兄们

但是感谢神，就在那一年，我认识了倪柝声弟兄。我认识倪弟兄的经过非常特别。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个聚会，每到礼拜五就请外面有名的牧师来讲道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就把上海所有的名牧师都请完了，讲过了。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商量说，那些名牧师都给我们找遍了，现在还有什么有名的人我们可以请呢？有一个说，我好像听见一个人，名叫倪柝声，或者我去找找看，如果找得到他，我们就请他来讲，倒是很好。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倪柝声，但是既然有这样一个人名字，我们不妨去找找，所以我们中间的一个老师就去找了。

结果他就找到，在上海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一条小弄堂里头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。他去的那一天，刚好碰到他们有查经聚会。我们这个老师也像我一样，心里是非常火热，却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他头一次参加倪弟兄的查经，就与倪弟兄辩论起来了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的倪弟兄实在是忍耐他，等到聚会完了，请他来向我们讲道，他竟然答应了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，礼拜五那一天，我从学校回来把书放下，就跑到礼拜堂里去，（我们是借礼拜堂的底下开会，因为人很多，学校课室坐不下。）我一跑进去，看见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人就替我介绍说，这个就是倪先生。然后他讲道。他那一天讲的，到今天我还没有忘记，他是讲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福音书房所出的那本小册子“神愿意”，就是那一篇。我在那里听的，虽然自己已经是得救了，但是里面仍旧很

受感动。

以后我也到我们弟兄那里去听过一二次道。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，聚会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开始，我和我的老师两个人，两点钟就到了那里。那时会所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我们两个人坐在里头，我们不懂规矩，也不守规矩，两个人坐下来就大声讲起话来了。结果有一个弟兄跑过来对我们说，倪先生在楼上休息，请你们安静。我们听了十分难为情，觉得我们这些人实在不懂规矩。

等一下聚会的人陆续来了，哎呀，进来的人没有一个讲话的，每一个人一进来坐下，就是祷告，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没有一点声音。那种严肃的情形实在叫我不能忘记。后来倪弟兄就来讲道了，他那一篇道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。他是讲约翰第四章，撒玛利亚的妇人。那时候倪弟兄讲道很长，一讲就是两点钟，但是大家一点不觉得长。我里面是摸着的，我觉得这里的种种光景很可羡慕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这个人太热了，静不下来。我就是凭着自己东奔西跑，以为说这样就是爱主。所以我虽然参加过几次聚会，以后就不去了。我不知道主的路在哪里，我只知道要爱主。

环境转换

所以当我中学毕业的时候，我里面就定规说，我这个人一定要传道。要传道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去读神学。我就自己在那里看看！有什么神学院比较好一点的，预备中学一毕业就去念。我自己的算盘统统打好了，我要怎样服事主，统统定规好了。

所以我毕业了之后，就与父亲商量，不要进大学，要去读神学了，因为我预备将来为主传道。我心里想，父亲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也是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哪里会拦阻我？他一定是非常赞成的。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的父亲说，不行，你去念大学，等你大学念完了，送你到美国去念神学。哎呀，给他这么一说，我要面是冰冷的。我满腔的火热要服事主，但是现在我的父亲不愿意。我很怪我的父亲，我非常失望，我所有的计划都打破了。因为我年纪小，没有办法，只有顺服，但是我里面实在是冰冷。

当我到大学去念书的时候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，到另外一个城里去。那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，所以我一到之后，活动又起来了。但是参加活动之后，越过越不对，里面觉得很不妥当。那个时候我很无知，也不知道基督教里头还分许多派别，什么基要派，什么新派，我根本不懂，只知道我们信主就是了。但是到了学校里面，看见他们名义上虽是做宗教活动，但是所讲的却都是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道德这些东西，什么时候你要提到主的救恩，他们就打岔。我不明白，但是里面通不过去。我觉得说，这条路不对。所以结果我就退了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成了一个顶孤单的人。神把我从一个非常热闹的环境里，带到一个顶孤单的环境里。我没有弟兄姊妹交通，那些活动我也不能参加，因此我只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。在那个时候我只有祷告，只有读主的话。那时候我的房间有三个人同住，我也顾不得他们，只管自己在房间里跪在地上祷告，读经。他们在那里进进出出，做事讲话，我什么都不管。我就是在那里要我的主，因为没有这样的话，我维持不下去了。我自己知道不行了。

就在那样极孤单安静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对我说话。他苏醒了我的灵魂。哦，如果神让我继续过我所愿意的生活，我就不知道今天会走到什么地方去。我从前偏行自己的道路，是犯罪的道路；现在得救了，有一个爱主的心，要为着他热心，但是却走了基督教遗传的路。我以为说，这一个就是路了，到了那一段时间，神把我的环境完全改变，当我安静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我的里面发光。

这不是说，我底下要提的事情就是义路了。要知道，“义路”在原文里是多数的。主耶稣说，我是“道路”，那路是单数的，但是在这里，他为自己的名，引导我走“义路”，这路是多数的。单数是原则，多数是实行。单数是指主自己是我们的道路。一面说，我们今天是走在主的里面，另一面说，主也是要在我们里头走出来。我们走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他是我们的道路，叫我们越走越接近他。但是他从我们里面走出来，就变成我们在地上，一件一事情上的义路。义路的意思就是正路。他要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那一条义路，走那条能满足神心的路。

受浸

我一面感谢神，把我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但是另外一面，那个好的环境也变了我一个极大的难处。所以当我被主带领到了这样安静的环境中，我就慢慢的羡慕倪弟兄他们所写的东西。我就多看一点的书，也多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追求。慢慢的我摸到一条路，那一条路不是基督教遗传的路，乃是主的义路。我愿意提出一二件事情来，这些事情在你们身上根本不成问题，也不是多大的事情。我不过稍微举一点，给你们看主是怎样带领我的。

我说过，我有两个老师和一个同学，一同事奉。等到我们中学毕业，我这位同学就不念大学了。他做什么呢？他搬到倪弟兄那里去，跟他学习事奉主了。这个同学就是周行义弟兄，后来倪弟兄所有的讲台都是他记录的。等到他去了以后，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又碰面，他就劝我说，你应当受浸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信而受浸的人必然得救，你今天相信了；你应当受浸。那个时候我是美以美会的背景；当我的母亲抱着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受洗了。所以当我的弟兄这样劝我的时候，我与他两个人就辩起来了。我说，受浸受洗不成问题，水多一点少一点有什么关系？紧要的乃是我受过洗了，那就行了。这些外表的东西不必太注意，没有什么意思。如果你一定要受浸的话，那么你应该到约但河去受洗。我当时辩得很得意，以为自己很有理。但是很希奇，从那件事以后，这个受浸的种子就种在我里头了。当我离开那个热闹的环境，进到安静的里头的时候，主的灵就在我里面一步一步的做工，给我看见，应当受浸，这一个是对的，是义路。

过了一个时期，我回到上海去。那个时候，很希奇，我的那个老师也搬到倪弟兄那里去了。所以我去看他，也就到了那个地方。一到了他那里，他又劝我受浸。我心里真是难过。我明明知道他的话是对的，但是我有说不出的苦衷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表面上就与他争，说，受浸不受浸没有关系。我们两个人讲到末了，都面红耳赤。结果他看看我这个人实在是硬，没有办法，他就不睬我，自己睡觉去了。他走了，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祷告。我说，主阿，我知道我应当受浸，但是你知道我的难处。我的父亲是公会的牧师，是有名望的人。我今天在读书，还没有独立。等有一天我学校毕业了，独立了，我要顺服你，主阿；求你体贴我的软弱，答应我。我一定要受浸，但是今天不能。

当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忽然好像有人对我说话。有一句话来了，说，爱父母胜过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句话一来，马上抓住我。我知道我不肯受浸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爱我的父亲，我不愿意伤他的心。但是那天主给我看见，爱父母胜过爱他的，不配做他的门徒。

那个时候我在主面前就说，主啊，无论怎样我要做你的门徒。如果你把这一个人当作条件的話，那我什么都不管，我要受浸。我就决心要受浸。我知道倪弟兄住在楼下的那一边，我就轻轻的下去，叩他的门。倪弟兄就出来，问我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说，我要受浸。他认识我的父母，所以说，你的父亲怎

怎么办呢？我说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觉得要受浸。感谢主，那一天晚上，我就受浸了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受浸之后，我就清楚了，受浸这一件事，不是一个外面的仪式，乃是一条的义路。因着我那样的顺服下来，主在我的里面就开始走路了。从前我的路可以说是遗传的路，就是自己发热心。但是从那一天顺服了之后，很希奇，主在我的里面就开始走路。我开始认识在这里有一条路，是与所有基督教的路完全不同。我从前胜不过的罪，在受浸的那一天，就从我身上脱下去了，这实在是一条路。

擘饼

我受浸是在礼拜六，第二天就是主日。弟兄们到了主日晚上，都要擘饼纪念主，这又成了问题。我在公会里面是一个热心分子，我的父亲就是那个礼拜堂的牧师，又是那个学校的董事长。我每礼拜都去礼拜堂，吃圣餐，没有一次缺的。但是当我想到第二天要简简单单的到主面前来纪念主的时候，我里面一面受吸引，觉得神的儿女应当这样；用心灵和诚实来纪念主，这是对的，但是同时我也知道，如果我与弟兄们一同照着主所喜欢的纪念他，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那个圣餐我定规吃不下去了。因为我很知道，那些和我一同到前面跪着领圣餐的人，有许多是新派的人，根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怎么能与这一班人一同纪念主呢？我知道我不能。

所以我在主面前再祷告说，主阿，你知道，我这条路越走越难走了，从前我的道路很宽，到处都可以去。无论什么地方开布道会，奋兴会，都可以看见我在那里活跃，但是现在这条路越来越窄了。我说，主阿，我里面只知道一件事，这是你的路，我必定走。怎么走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力量，但是我必须走。

那一天主日，我与弟兄们一同擘饼纪念主，我里面觉得非常的甘甜。但是回家以后，我不敢讲出来，这是我肉体的软弱。我不敢对我的父亲说，我已经受浸了。我也不敢对我的父亲说，主在我里面做了什么事。到了礼拜天，我还是去礼拜堂做礼拜。那里的圣餐是一个月一次，每一次到了吃圣餐的主日，我就想花样，推辞有什么事要做，有什么地方要去，不敢明讲。在那一年的中间，我是两可的人，一面主在里面吸引我，要我走义路，另外一面，我外面还是放不下。

到了一个时候，我在学校里就找到四位同心的同学，每到主日就到一个课室里，一同擘饼纪念主。我们什么都不懂，就是觉得说，我们要简简单单的亲近我们的主。过了半年，又知道在城的另外一面，一个医院里面，有几位姊妹，我们就借一个姊妹的家，一同聚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离开现在有三十多年了，但是我还能记得，当时我们七个人在一个小屋子里头纪念主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流泪，主的爱摸着我们的心。

但是我一面在那里要走主的路，一面又不肯放弃外面那条宽大的路。这两条路越走距离越远，所以走到后来，越过越没有办法同时走。在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神在这里兴起一个小小的聚会，叫我们一班人清心的服事主。而在这一班弟兄姊妹之中，虽然我是最年轻的，但是我是一个弟兄，责任无形中落在我的身上。如果我是这样两可的话，将来这条路怎么走法？如果人加添的时候，怎么办？这是一篇糊涂帐。我知道现在必须完全放下基督教遗传的道路，专心的来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到底要不要这样做？我里面挣扎得非常厉害。

计算代价

那个时候是一九三二年，正巧一个弟兄第一次到上海来，我也去上海见他，他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那个时候年轻，胆子也大；就对他说，弟兄，如果主引导你的话，请你到我们的城里来帮助我们。等到我回去了，他竟然写信来说，要来。于是我们赶快去借椅子，通知人来赴会。他来的是主日，早晨一堂，下午一堂；我们大家也一同吃饭。

感谢神，我们的弟兄第一篇的道，神就用它摸着了我。他那一次讲路加第十四章，人如果要建造，需要坐下计算代价，看能造成不能，如果不能造成，就趁早罢休，免得造了一半给人笑。打仗也是这样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：你要坐下计算你的代价，跟得上跟不上。我听了很受感动。

我们吃了中饭，休息一下，大家散开坐在椅子上。我就坐在椅子上祷告说，主，我一直不能好好跟随祢，我里面非常的不满意。我知道我是个两可的人，但是为什么就是走不上去呢？是不是因为没有计算我的代价？那么我现在就计算吧！于是我就坐在那里算一算，我如果要跟从主的话，我要出什么代价。我一算，我如果要跟从主的话，美国大概是没有希望去了。我如果要跟从主的话，大学恐怕也读不下去了。我如果要跟从主的话，我的父亲也许会把我赶出来，我钱也没有，地方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办？我从前对于前面的路有我的计划，我的父亲也替我计划，很顺，很大；但是今天如果真是要走主的路的话，什么都完了，我前一步路都不知道，明天怎样也不知道。当我在那里计算的时候，越计算觉得代价越大，觉得这条路越没有办法走。

正在我计算计算，心里非常难受的时候，我忽然好像看见主走到我的面前，他的头上有血，手上脚上都是血。他对我说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为着你舍去我的命，你为着我舍去了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当我看见主的时候，我禁不住流下泪来，我说，主阿，你这样的爱我，我的命，我的血，都是祢的，我没有话说。主阿，一切都是祢的，因为本来就是祢的，祢要我怎样就怎样，祢是我的主。

我这样祷告了，心里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快乐。但是等回到家里试探又来了。前面的路好像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，越走越难，怎么走法？不能走。我有三天不能睡觉，也不能吃饭，到了学校上课的时候，先生讲什么我都听不见。我里面就是争战。但是当我里面争战的时候，主一直在那里吸引我，对我说，你不是已经告诉我吗？你的命，你的血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说，主阿，是的，我已经决定一切都是祢的，我要跟从祢。但是没有办法，里面还是争战得非常的厉害。

过了三天，感谢主，他给我很清楚的看见，他的道路是什么。我从前对于他的道路虽然有一点看见，但是人如果要我讲，我讲不出来，我还是糊涂。但是在那三天之中，主用他的话一直对我说话，把我里面所有的疑问统统解决掉，他把他的路很清楚的摆在我面前。

单纯走主的路

过了三天之后，我在主的面前说，主阿，好，我现在要起来走路。于是我就约我的父亲，与他谈话。我就告诉我的父亲说，一年前我真对不起你，我已经受浸，但是不敢告诉你。我的父亲很难受，他说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会拦阻你的。你知道一个儿子不信任他的父亲，实在伤父亲的心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我说，我怕，我怕你难受，我不敢告诉你。但是我现在已经定规，要走主要我走的一条路，这一条路不是你盼望我走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走。

我讲了以后，我的父亲晚上不能睡，我也不能睡。家里的人都怪我，觉得我不能这样伤我的父亲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办法。主吸引了我。主说，这一个就是他的道路，我必须往前走。

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只有一个感觉，我的主实在可爱。当我回头想的时候，我根本不能说出代价。在这位主的面前，你能说出代价？如果他肯收留我，我是感激万分。他没有丢弃我，我心里是感激万分。我一直到今天，越过越觉得，在主的面前我一点代价都没有出，都是他为我出了大的代价。他怜悯我，他收留我，我感谢他。

弟兄姊妹，他实在叫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相信这位牧人也要同样的带领你们。

主阿！

祢叫我愿意我所不喜欢的！

祢拿我所不能给祢的！

主！求祢叫我愿意。

—— 江守道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

第四篇 死荫的幽谷

“大卫的诗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祢与我同在；祢的杖，祢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祢为我摆设筵席；祢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（诗 23）

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者，这是一件何等有福的事。我们这些人就像羊一样。羊虽然很温柔，但是羊很愚笨。我们这一个人也是何等的愚昧，如果没有我们的牧人，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羊如果迷失了路，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回来的，必须牧人去找它。羊也不懂得拣选，许多的时候乱吃，须要牧人多方保护看顾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主做我们的牧者，实在是一件有福的事。

经过死荫的幽谷

我们现在一同继续来看，我们的牧人如何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与我们同在，用他的杖和他的竿安慰我们。

在巴勒斯坦的地方，当牧人牧养羊群的时候，他为着要拣选草场，许多时候必须各处走动。根据巴勒斯坦的地理，那里有一个地方就是称作死荫的幽谷。有的时候牧人就要带领他的羊群进入这个幽谷，经过这个幽谷，到另外一面的草场上去。当牧羊的人带着羊群在那里走的时候，他们从宽敞的地方，从光天化日之下，走入这一个幽谷，在那里没有阳光，十分阴暗，两面山峰高耸；并且有的地方需要跳过去，因为中间是空的。虽然不是太深，但是因为两面有石头，羊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要跳过去，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渡过。到了这样的的时候，羊群都站住了，不肯往前，因为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事。所以牧羊的人，就要站在旁边赶他的羊，叫羊一头一头的跳过去。但是有的羊一跳却掉下去了，这时牧羊的人就要用竿来钩它。在牧羊人的手里不但有杖；也有竿。杖是直的，是为着领羊，赶羊，竿带着

弯钩，是用以钩羊。所以等到羊跳不过去，落下去的时候，牧人就要用竿把它钩起来，带它过去。

大卫是个牧羊的人，他知道那个地方的光景，所以他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但是我不怕遭害，我没有惧怕，因为我的牧人与我同在。如果他不与我在，我就有祸了，但是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，他的竿都安慰了我。

很多的时候，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总是以为说，如果今天主救了我，做了我的牧人，今后我的生活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了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思想里面，差不多都有这一种观念。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凭着自己乱闯，闯得焦头烂额，现在我们信主了，也把自己交给主了，有主带领我们了，主既这样的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舍命，那从今以后我这个人大概可以安稳了，样样如意了，一路顺风了。这一个许多基督徒天然观念。

但是事实不是如此。等到我们信了主，尤其开始来爱主，跟从主了，很希奇，我们常常发现，我们的路反而走到死荫的幽谷里面去了。我们的牧人既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，那么箴言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义人的道路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吗？但是很希奇，在属灵的经历上，我们越走义路，我们的路反而越窄小，我们越走义路，太阳反而不见了，甚至进到死荫的幽谷里去了。我们的里面就很不明白，有的时候甚至于怀疑说，是不是我们的道路走错了？如果我们的路是对的，怎么会落到这样的情形之下呢？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，牧羊的人带领他的羊群，乃是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并不是进入，住在死荫的幽谷。这一个不过是一个过程，牧人没有意思要他的羊群留在里头。他带它们经过的原因，乃是因为在那一边有更丰富的草场，如果不经过这个幽谷，就没法到那一边去。

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，如果神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不要惧怕。主绝没有意思要带我们死在里面。你知道没有信心的人就是这样说。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带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说，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是要我们死在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没有信心的人所说的话。事实上，神把他们带进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目的乃是带着带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

所以真是盼望，在我们属灵的道路，我们能认清这一件事，我们不要以为说，今天我们信了主了，跟从了牧者了，所以我们的道路越过越光明。不错，就着我们的里面来说，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的，我们越走这条路，就越看见我们的主，里面就越光明。但是就着我们的外面来说，我们走义路的时候，可能要经过非常狭窄的路，有时好像没有路了，需要跳过去。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，愿我们的心不害怕，因为知道我们的牧者是与我们在的，他要带我们过去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不去，他也要用他的手来扶持我们，把我们带过去。

神的同在与祝福

我回想主在我身上的带领，也是这样。我前面已经说过，神借着那位弟兄的道说明了我。当时我们请他来，除了在主日讲了两次道之外，我们还安排请他在一个护士学校和医院里面，向着一班护士医生传福音。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，很希奇，实在有神的工作，那个学校里面所有的护士和医生，除了两个之外，其余全部得救了。

那个时候正是护士毕业班考会考的时候，她们这一班初蒙恩的人，心里实在要主，要聚会，要听主的

话。但是这是她们会考的时候，她们将来能不能得着执照，做护士，就系在这个会考上。她们的校长也是个姊妹，她心里着急的不得了。她一面很喜欢看见她们来聚会，但是一面责任太重，如果这些毕业班的人都来聚会，不好好的预备，会考考不及格的话，那不但她的学校要丢脸，就是这些护士将来的前途也大成问题，那怎么办？

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大家只有仰望主。我们相信说，一切在主的手里。我们一面不敢拦阻这些姊妹来聚会，（我们是天天有聚会），但是另外一面，我们实在为她们担心。我们觉得一个信主的人应当有好的成绩才能荣耀主，如果我们非常热心，天天聚会，考试却是不及格的，那么怎么办？主怎能得着荣耀？所以我们只有仰望主，只有祷告。

等到会考那天，我们的姊妹，就是校长，想在考前在课室里替她们温习一下，所以她就在黑板上。写了几个题目，解释给她们听。等到她写完，说完，时候到了，就要考了。我们知道，当初她们的考卷都是中华护士会出的，连本校的校长都不知道。考题出了之后，用密封封起来，送到她们学校，放在保险箱里，这时候校长把一些题目温习了一下，就把考卷拿出来，分给这一班的学生。考卷一分，底下就拍起手来了。校长一看，题目竟然就是刚才她在黑板上写的，她就赶快把黑板上的题目都擦掉。感谢神，那次会考的结果非常优秀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的工作实在是奇妙。我不是劝弟兄姊妹不要预备读书，天天盼望这样的神迹。我在这里提这件事，乃是要大家看见说当神的灵做工的时候，实在有奇妙的事发生。

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心实在火热，实在觉得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看神的工作是多奇妙，一下增加了许多弟兄姊妹。我们看主这样祝福我们，我们心里实在高兴。我们觉得说，我们的神是可称颂的。

进入幽谷

但是，就因着神祝福我们的缘故，我们就被带到死荫的幽谷里去了。神这样的眷顾我们，我们在所住的地方有了这样的见证，照理说，我们都是微小的人，应当不被人注意的。可是很希奇，因着我们这样的聚会，就引起了很大的误会，很大的反对。这也难怪，因为我们的这些姊妹都是在一个医院里面，那个医院是个基督教的医院，他们有自己的礼拜堂，也有牧师，也有外国的宣教士。但是这一班姊妹得救了之后，她们的心那样清心的渴慕主，就发生了一个难处，她们不去那个礼拜堂聚会，到了主日的时候，只要不上班，就成群结队的往外面跑。这样一来，就惹起了他们的忌恨。神在那里做工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一个外国人，是那个护士学校里一个主要的人，也到上海去受浸了。所以这样一来，事情闹得更大了。我们实在不过几十个人，并且大部份都是年轻人，算不得什么，也没有势力，也没有地位，应当没有人注意我们。但是很特别，结果闹到满城风雨。

在我们那个城里，所有的公会为着我们开了三天的大会，他们所有的宣教士、牧师、院长、校长，都聚集在一起，开会讨论我们的事情，把我们当作瘟疫一样。很不幸我的父亲也必须参加，他们在大会里面讨论我们，当着大众指摘我的父亲，因为我这个人乃是那次“瘟疫”的主体人。我的父亲非常有智慧，他在那里只说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这个是由于神的，你们这样做就是反对神，如果是出于人的，他们自己会下去。他用迦玛列的话答复他们。我感谢神，我的父亲为着我的缘故受了许多苦，受了许多难为，但是他回到家里对我一句话不提。这些事都是我从外面听到的。

那个时候他们开会的结果，就决议把护士学校里的护士长、校长赶走，那些留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师和

护士们都必须签字，答应以后不到我们中间来聚会，如果来聚会也要开除。我虽然也在教会学校里头念书，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董事长，所以我就占了便宜，他们没有对付我。不过当我看见弟兄姊妹所受的难为，我里面实在痛苦。我巴不得这些难处落在我的身上，然而不能，神看我不配。我的弟兄姊妹就是为着要清心跟从主，受了很多的苦。这许多的难为不是世界给他们的，乃是基督教的世界给他们的。那个逼迫是人所难以忍受的。

主的安慰与扶持

哦，在那一段的光景中，按着环境来说，我们真是进到死荫的幽谷里去。我们要单纯的跟从主，但是撒但不许我们，它兴起了基督教的世界，要把我们这些人压碎。但是感谢神，在那样的艰难中，主与我们同在。当我感觉难处太多的时候，当我里面担当不起的时候，我就唱诗。有一首诗（附在本篇后面）是我常常唱的。我回想当时的情形，里面觉得甘甜。虽然外面的环境是那么艰难，但是我里面的喜乐真是满足。我不愿意换一个环境，因在那个环境里，我可以时时刻刻有祷告，真是觉得主与我亲近。

虽然如此，有的时候我也灰心。那时候我们一礼拜有好几次的聚会，我们还幼稚，不懂得什么叫做配搭事奉。当时因为弟兄很少，所以差不多的事情我都做。我每次聚会总是先到聚会的地方，到了就开大门，打扫干净，排好椅子，等到人来了，我就开始领诗、祷告、讲道，这些差不多都是我做的。那么等到完了之后，我就送他们走，走完了就关门，然后才回家。那个时候我对主的话认识也不够多，但是很清楚，我骑脚踏车去聚会。那一天不晓得什么原因，灰心至极。我觉得这样的跟从主太苦了，心里就就算了，算了，不要这样下去。但是当我在那里灰心的时候，主的话就来了：你要做我的门徒吗？人如果不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哦，当主的话来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实在有能力，里面马上起来了。

在那段的情形之下，我差不多没有时间读书。我除了上课之外，差不多都不在家。我去看望这一个，去看望那一个，盼望彼此得点安慰，得点勉励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站不住。所以差不多我这个人总是在外面，家里都看不见我。我的母亲为我非常担心，她以为说，这样怎能算是读书呢？但是感谢神，神特别怜悯我，叫我不至于羞辱他的名。我在那样的一段时间，虽然很少有时间读书，但是成绩并不算坏，所以后来我的母亲就放心了。我在这里说这些话，乃是为着荣耀主。我的父亲看见我东奔西跑，一天到晚不在家，起先也为我惧怕，怕我的同伴不好，叫我走迷了路。以后他在旁边打听，知道了我的真相，他也放心了。他以后告诉我说，我这样的做，他完全把我放在主的手里。他从来没有拦阻我，从来没有讲一句话，他就是把我交在主的手中，相信主会带领我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我身上实在是满了怜悯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往前走。“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祢与我同在，祢的杖，祢的竿都安慰了我。”所以我们不必惧怕。如果我们今天要跟从主的话，我们总要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那不过是死荫的幽谷，那并不是死。当我们经过的时候，在我们的感觉上固然像死了一样，但是在那一边，我们就尝到复活的滋味。我回想的时候，在我一生之中，我与主最亲近的时候，就是那一段的时间。在那一段的时间，我的主实在是时时刻刻与我亲近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实在站立不住。感谢神，后来这些逼迫慢慢的过去了，我们还是照样的一同来跟随主。

改正服事主的观念

到了我大学毕业，我的前途又成了大问题。我的父母告诉我，当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要做传道人。我想也许因为我父亲做牧师，小孩子总有点模仿性。以后当我得救的第二天，就是那个奋兴会的最后一天，主讲人接着老规矩叫大家奉献，做传道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在讲台的前面有一幅大的中国地图，那个传道人在那里说，你看中国是这么大的地方；你今天愿意把你自己献身给主吗？你愿意到哪里去传道？凡愿意的可以上来，把你的手指在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我实在是火热，因为主才救我，我深深的被主的爱摸着，所以那一天我就把我自己献上了。在我这个幼稚人的思想里头，我有雄心，我有大志。我说，不传道则已，要传道越远越好。不服事主则罢，如果要服事主，就拣一个最难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我一看那个地图，就说，蒙古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我就拣选了蒙古了。

你们今天觉得好笑，但是我那时候非常认真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准备自己。我开始注意一切关乎蒙古的事情，研究关乎蒙古的人文、地理、历史。同时我天天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求主准备我，让我有一天能到蒙古为主牺牲去。

你知道，所有得救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故事。虽然那不一定是出于神的，多是出于人的无知，但是那个心是每一个人应当有的。在那个时候我很认真，我有一年的工夫，没有一天不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我读到一些外国教士到蒙古传道的书籍，他们所遇到的艰难并没有吓退我，反而加重我里面的心。我说，无论如何，我要到蒙古传道去。

但是等到主光照我，给我看见他要带领我走的道路，我就清楚了。我知道说，在我从前的思想中，要传道，要服事主，那只是基督教遗传的部分。学校毕业了进入神学，神学出来就做牧师，先在小礼拜堂做牧师，然后越做越大，搬到大礼拜堂里去。在我的观念里头，服事主就是那么一回事。那么我现在要到蒙古去传道，要这样传法就不行了。该怎么传法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祷告，我不知道主要怎样的带领我。

到了后来，慢慢主在我里面就带领我；叫我看清楚了。我才知道服事主不是地方的问题，也不是自己奋勇投军的问题。我有那样的心愿要到蒙古去，是因为我当时还有一点少年的野心，觉得说，我要轰轰烈烈的为主做一番事业。我还有一位英雄气概的心理。所以后来主慢慢的带领我，给我看见，这一个不是主的意思。我的道路应该摆在主的手中，让主来拣选。主要怎样的用我，这是他的事情，他如要我带着职业来服事他，我感谢他。他如果要我抛弃职业来服事他，我也感谢他。我这个人或生，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撇下一切，也不再想去蒙古，我对主说，主，祢要我到哪里都可以。

撇下一切服事主

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我要到哪里去？在我的心愿里头，我是没有一个时刻不要服事主的，但是我有两个感觉：第一，我觉得自己不配，也不够。我在主面前说，主阿，如果我要这样出来服事你，我连圣经的知识还不够，怎么可以呢？主阿，你让我再等一等。第二，我舍不得这一班弟兄姊妹。我如果离开他们，谁关心他们？我那个时候年纪轻，以为自己是大得不得了的人。我不知道，一切在主的手里。当时我爱他们，他们好像是我的羊一样，我要与他们在一起。所以我在主面前就要这样做，我自己就到处找职业。

当我这样寻找职业的时候，有一天一个弟兄到我家里来看我，他特地坐火车到我家里来，对我说，倪柝声弟兄和我都觉得，你应当出来与我们一同事奉主，所以你应当到上海去。我对他说，弟兄，我不能这样做。我就把我的理由一条一条讲给他听。他说，不行，你如果不去，我就走不开。我要回北方去了，所以你必须来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没有办法回去。那个时候我年纪轻，给他三劝五劝，里头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对他说，我答应你到上海，但是我不能答应到上海住多久。就这样，我到了上海。但是到了上海仅仅一个礼拜，我又溜回来了，因为在我的里面，我实在舍不得那些弟兄姊妹，另外一面，我也实在感觉自己不配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在我们的聚会中间，姊妹很多，弟兄很少。有一个青年的弟兄，刚刚中学毕业，我很爱他，待他真是像我的小小弟弟一样。哪知就在他放假的时候，他与几个同学到河里去游水，淹死了。因为他的家在别处，人家就通知我，要我办理他的后事，一面通知他的父母来。当我把他的后事办了以后，那一天我回到家里，我不能睡觉。我在神面前，与神办交涉，我整夜与神过不去。我说，神阿，你知道在我们这里，只有几个弟兄，这一个又是少年弟兄，你怎么可以叫他死？神阿！你做这件事情不对。我在床上整夜翻来翻去，就是过不去，埋怨神，向神发怨言。我认为神做这件事情完全错了，我不能接受这件事。

我这样挣扎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晨我到客厅，向神跪下来祷告，还是在那里埋怨神。我说，神，这件事情不该有，你为什么让这件事临到我？哦，弟兄姊妹，在我的里面像进到死荫的幽谷一样，我里面是满了黑暗，满了死亡。

但是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忽然主对我说话。虽然不是耳朵能听见的，但就好像有一个人对我说话。主说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弟兄死，是为着你死掉的。我听了这话，完全不懂。怎么这弟兄死，是为着我死的呢？主说，你看，他年纪那么轻，但是他死了。你说要服事我，但是还要等一等。如果你像这个少年人今天过去了，你能服事我吗？当主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里面忽然清楚了。我说，主阿，如果这是祢的呼声，如果这是祢的旨意，我就什么都不管了。虽然我承认我这个人配，完全不配，虽然我也舍不得我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如果这是祢的旨意的话，就随祢的旨意，我可以，我答应。

当我这样答应下来的时候，我里面就平安了。我就找我的父亲，两个人在客厅里坐下来商量。我把主在我身上所做的事都告诉了父亲。他说，我的儿子，你说你不清楚神呼召你，我说，我很清楚，我知道神已经呼召你了。虽然我知道你不会与我在一起，但是只要你服事神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看到你在那里找职业，我知道不会成功的，所以我站在旁边看。他说，我心里欢喜，我愿意把你给主。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跪下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直到今天，我父亲的祷告一直记在我的心中。他在那里祷告说，主阿，我感谢祢，因为祢拣选了我这个儿子来服事祢。神阿，不但这一个，我所有的儿子都愿意给祢。他就在那一天，把我交托在主的手里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我就决定了，我就离开家了，大概第二天，我就到了上海。

学习事奉

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很幼稚，我是一个青年的人，刚刚学校出来，什么都不懂。我到了上海之后，住在福音书房的楼上。那个时候，倪弟兄常常生病，差不多不大见面，有时一个礼拜见一次，那时我的里面受不了，觉得太孤单了。但是上海的弟兄姊妹非常爱我，虽然我年纪那么轻，什么也不懂，这些弟

兄姊妹属灵的情形，圣经的知识不知要比我高多少，但是，他们肯坐在那里忍耐我，听我讲道。我实在满心感谢神，是他们托住我。我在那里学习，学习怎样事奉主。

那个时候我们事奉主，并没有人好好的训练我们，看顾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在主面前单独的仰望神，一切的功课都得从头学起。我提一件讲道的事情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，在主日的讲道聚会，那真是叫人提心吊胆。一想到弟兄姊妹知道的那么多，我这个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，真是在主的面前提心吊胆。但是最叫我觉得为难的，就是他从来不告诉我，我什么时候讲道，他就把我挂在半空中。到了礼拜天早晨，九点钟就要讲道了，在七点钟他差人送一个条子来，上面写着说，我来就是我讲，如果我不来，就是你讲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真是怕，天天提心吊胆，时时刻刻要准备好，因为不晓得到时候到底是倪弟兄来呢，还是我讲。我不知道倪弟兄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，我不知道。也许他是故意这样做的，为要训练我，要我时刻准备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味道不好受，非常的难受。但是感谢神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中间，我有一点的学习。

感谢主，不但倪弟兄带领我，帮助我，还有年长的姊妹也帮助我。有的时候，我讲了道，领了会，去看她们，与她们交通，她们就很直的告诉我，那一天在什么地方不对，那一天在什么地方够不上，那一天那样的灵是对的。她们在那里指导我，在那里教训我。这也叫我得了许多的帮助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中间今天有人蒙主怜悯，要服事主，而在你们各种的服事上，有人在那里带领你们，有人在那里帮助你们，有人在那里凭着爱心指摘你们，我盼望你们要觉得，这是神给你们的特别恩典。那个时候虽然有这些东西，但是很少。一个年轻的人必须暗中摸索，许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讲，许多的难处没有地方讲。所以今天神给你们有这样好的环境，有这样好的带领，有弟兄姊妹帮助你们，甚至用爱心向你们说实话，我盼望你们要在主面前有感谢的心，这一个神对你们特别的恩待。

那个时候，有时人请倪弟兄出外讲道，倪弟兄没有办法去，他就要我替他去。他叫我去我就去了。我还记得，有一次在信心的功课上我失败了。我想我讲给你们听也不要紧，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信心的人。有一次倪弟兄叫我到河南开封去，替他讲道。但是他这样叫我去，却不替我买火车票，什么都不替我安排。我那时已经离了家，不接受家里的供应，当时口袋里也没有钱，所以非常困难。倪弟兄要我去，我就得去，但是我怎么去法？我没有路费去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安排了这个世界，叫我的弟兄忘记，这是神要我学功课，要我到他的面前好好的祷告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幼稚，我年轻，我没有信心。我虽然也在那里祷告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，没有什么事发生；我的心里就急起来了。我想如果是这样，那怎么办？我数一数口袋里的钱，还够回家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不信的恶行来了，我就要买票回到我的家，向家里的人要一点钱去。我心里头就有这不信的恶心。在我没有动身之前，我去看一位年长的，在工作上同工的姊妹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大概是因为我没有信心，我就把这事讲出来了。我一讲出来，那个姊妹就跳起来了，她说，倪弟兄怎么连车票也没有替你预备呢？哎呀，他定是忘记了。她赶快替我预备了火车票，因此我就去了。

我当时对这件事，里面还没有多大的感觉。我觉得今天我替倪弟兄出去，他自然要替我预备车票的。这个责任是在他的身上，不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去了，在那里领了会，良心也很平安。但是等到一领了会，良心就不平安，在神的面前觉得不对了。今天我是被主差遣出去传道的，不是倪

弟兄差我去的，怎么我要人预备，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呢？我把我的缺乏说出来，叫人替我预备，我这个信心在哪里呢？我的里面就很不平安，非常的受指摘。过后我就对付这件事。我把钱去奉还，并且写了一封信，承认我没有信心。我说，在当时，我实在没有信心，但是主给我看见，我今天愿意对付这件事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人要去一个地方，而口袋里没有钱，那个味道真是难受，像死亡一样。但是我掉下去，主又用他的竿把我钩起来了。感谢神，虽然在这几十年中，不是没有难处，不是没有失败，但是我能作一个见证，我的主他的供应从来没有断绝。我感谢我的主，他知道我的软弱。很多的时候，他奇妙的带领我，用他的杖领我，用他的竿把我钩起来，叫我今天还能在这里作见证。这不是我的信心，乃是他的可信。

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放心的让他来带领。如果今天是我自己进到死荫的幽谷里去，我爬不出来。但是如果他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就不怕遭害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，他的竿都安慰我。

一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立刻舒服；

但我纪念我主基督，如何忠心受苦。

二 我今已经撇弃世界，所有关系都解；

虽然道路越走越窄，但我在此是客。

三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，我只求主笑脸；

群众虽然喜欢外貌，但我要主的“好”。

四 我心所望不是伟大，不是今生通达；

我愿现在卑微事主，那日得他称许。

五 我今每日举目细望，审判台前亮光；

愿我所有生活工作，那日都能耐火。

六 让你们去得着名声，富足、荣耀、友朋，

让你们去得着成功，赞美、从者、兴隆。

七 但我只愿孤单、贫穷，在此不求亨通；

我心切望忠诚跟从，我主到了路终。

八 因我知道，主在此世不过得着一死，

所以现在我无他望，只望因他失丧。

九 我的荣耀还在将来，今日只得忍耐；

我决不肯先我的主，在此世界得福。

十 那日我要得着冠冕，主要拭我泪眼！

今日主既仍旧迟延，我要忠心进前。

—— 江守道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》

第五篇 膏油与福杯

“大卫的诗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祢与我同在；祢的杖，祢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祢为我摆设筵席。祢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（诗 23）

摆设筵席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位可爱可亲的主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来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还有什么惧怕，什么放不下的。当大卫写这一首诗的时候，他一面想到自己怎样看顾羊群，一面就联想到天上的这一位神牧养看顾他，远超过他牧养他的羊群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在我敌人面前祢为我摆设筵席。

我们知道，羊是非常愚昧，愚昧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办法分辨什么草是好吃的，什么草是有毒的，它没有这个知识。所以所有的牧人都要做一件事，当他带领羊群的时候，他需要走在前面，仔细察看草场上的草。如果他发现有有毒的草，就要把他拔除。这样他才能放心的让羊群在草场上自由的吃草。所以它们所吃的都是滋养的，都是有益的。

当这些羊在那里吃草的时候，牧人就坐在旁边比较高的地方，仍旧看顾它们。虽然在表面上好像他把羊都放在草场上，可以很自由的走来走去，很自由的吃草，但是实际上他在暗中一直在那里注意，一直在那里留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豺狼野兽来侵袭。那时候，牧人就奋不顾身的抵挡那些恶兽。我们记得，大卫自己也曾见证说，当他看守羊群的时候，有时来了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把羊衔去了，他就赶上去把羊抢下来，并且当熊和狮子起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就揪住它的胡子，把它打死了。牧羊的人这样为羊舍上一切，所以当大卫写诗的时候，他说，在我许多的敌人面前，他为我摆设筵席。羊的敌人很多，有的是那些有毒的草，有的是四围的野兽。但是在众敌人的面前，我的牧人为我摆设一个丰富的筵席，叫我在那里享受的时候，里面没有惧怕，不用担心，非常的坦然。你知道野兽吃东西，都是慌慌张张的，因为怕有什么仇敌要来。但是羊吃草的时候，一点没有惊吓，非常坦然，因为它知道有牧人在那里看顾它。

用油膏头

“祢用油膏了我的头。”羊很愚昧，很容易受伤。有的时候羊把头伸到荆棘里去了，所以就有受伤的地方。等到了晚上，当牧羊的人把羊群带回圈里的时候，他就站在圈的门口，一面数点他的羊，一面察看他的羊。有的时候，有的羊把耳朵刮破了，有的时候，有的羊把头刮破了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牧羊的人就像医生一样，他看见有受伤的地方，就用膏油替它涂一涂，叫伤痕能得着医治。有的人告诉我们，这里所说“祢用油膏了我的头”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。

当然，从另一面来说，抹膏也是犹太人的风俗。如果人摆设筵席，请了很尊贵的客人，那么当客人来到的时候，主人要做几件事：一件是要有使女替他洗脚。因为那时他们都是穿拖鞋，没有袜子，而街路也不干净，所以人从外面进来的时候，脚上总是沾了许多的尘土。因此当客人来的时候，头一件事就有使女替他洗洗脚，叫他得着舒畅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第二件，就是主人要起来用膏抹他的头。

你记得主耶稣到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吃饭的事。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偷偷

的进来，站在主耶稣的脚边，（他们吃饭是躺着吃，所以脚在后面），一直在那里哭，用她的眼泪湿了主的脚，然后又用膏油抹了主的脚，并且连连亲主的脚。那个法利赛人就在心里说：如果这一个人是先知的的话，应当知道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。我们的主就转过来说，西门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：一个债主，有两个人负了他的债。一个欠五十两银子，一个欠五两。但是债主都把他们赦免了。请问哪一个人爱这个债主更多？西门说，当然是多得恩免的人。主说，是的，你断得不错。你请我来吃饭，没有替我洗脚，没有与我亲嘴，也没有用膏油抹我的头。但是这一个女人，她用眼泪洗我的脚，她用嘴亲我的脚，她用膏油抹我的脚。因为她的爱多，她的赦免也多。但是赦免少的人，爱也少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若把以上这两个背景放在一起，那是非常美丽的。这一面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对待我们，如同上宾一样，他真是用膏油来涂抹我们。另外一面，我们多少时候，因为愚昧，受了伤，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医治我们的伤。

福杯满溢

“使我们的福杯满溢。”知道犹太背景的人告诉我们，羊不只容易受伤，也容易生病发饶。很希奇，羊这种动物很软弱，很容易受凉发烧。发烧的时候，它的头就胀了，就胡涂了。所以等到牧人带羊回圈的时候，牧人也要很注意的在那里看。他如果看见有一头羊模样好像发烧了，好像有一点糊里胡涂了，他就把这头羊拉出来。据说那个时候在羊圈的门口，都放了一桶的凉水。如果他看见有什么羊发烧了，他就把羊的头放在水里一浸。这样一浸，羊就清醒了，水就从盆里溢出来了。据说大卫这里所写，叫我的福杯满溢，就是这样的满溢。我想这恐怕是我们想不到的。但是这是知道犹太背景的人告诉我们的，我想也很有意思。

就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的看顾是无量量的。他不但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，并且我们所有的软弱，所有的疾病，他都替我们医治。

一生有恩惠慈爱

因着牧人这样爱护的缘故，当羊躺在圈里的时候，它不能没有感触。它本来是昏昏沉沉，不能思想的，但是现在它清醒了，里面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平安。所以当它躺在圈里的时候，就在那里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它这样的思想并不是幻想，乃是有根据的，这个根据就是它以前的经历。牧人在这只羊身上做了许多事。他带领这头羊到青草的地上，叫它吃得饱足，躺在地上。他领这头羊到安静的水边，喝足了，在那里非常舒服的休息。他苏醒这一头羊，为着自己的名引导它定义路。有时虽然走到死荫的幽谷里，但是羊也不怕遭害！因为他的杖，他的竿一直在那里带领。在敌人的而前，牧人为它摆设丰富的筵席。等到晚上回到圈里来，牧人又这样的看顾它。哦，如果这一头羊有感觉的话，有思想的话，它一定会想说，我有这样的一位牧人，我一生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从前随着自己的意思奔跑，迷路在旷野，我难得能过一天像这样丰富的生活。但是今天我在牧人的率领之下，我这一天实在是荣耀，实在是丰富。所以它就在信心里宣告说，我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恩惠，因为他是满了恩典的主。慈爱，因为他是满了怜悯的主。当我走路的时候，他有恩惠来扶持我。当我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他用慈爱来挽回我。

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是跟着牧者走的，恩惠和慈爱就跟着你。如果今天你不跟着牧者，那恐怕也没有恩惠，也没有慈爱。不过在这个羊的感觉里，它觉得说，我要跟他。我已经拣选了他。

他在我的身上一直证明给我看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牧者，所以我一生一世要跟从他。我也知道，恩惠和慈爱要从他那里随着我。

这一首的诗每一句的话都是他，他，他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；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他苏醒我的灵魂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他安慰我，他为我摆设筵席，他用油膏我，他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你看见在这里什么都是他做的，什么都是牧人做的。都是牧人的恩典，都是牧人的带领，都是牧人的看顾、喂养。都是他做的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不过在这里跟随他，享受他，领受他的恩典，接受他的看顾。

永远住在殿中

到了最后，在这只羊的感觉里面，就自动的说一句话：“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这意思就是说，他在我的身上既有这样丰富的恩典，他向我既证明这样丰富的爱，我今天也有一个心愿，要到他的家里去，一直住到永远。换句话说，在这只羊的感觉里面，它爱它的牧人，愿意与牧人永远联结，永远交通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新约的里面，耶和华的殿，或者神的家，是指着教会说的。所以这句话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，我在他那里有这么多的享受，我也愿意给他享受。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，与我的弟兄姊妹合成一个家，让神能住在里面，得着安息，得着敬拜，得着爱戴。所以你看见到了最后，在羊的感觉里面，它也愿意为着它的主人，叫主人得着安慰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。一个人如果被主的爱摸着，他自然会有一种感觉，我也要我的主来享受我，我愿意与他不断的交通，我愿意成为他的殿，我愿意他在我里面居首位，我也愿意他能得着我的敬拜和我的事奉。

得着圣灵的恩典

我们要说到神的恩典，那真是说不尽的。我们到永世的里面，还要述说他的恩爱。我在这里，只挑两件事出来，作一个见证，神的恩爱实在是奇妙。

我前面说到，主怎样带领我出来，与弟兄们一同事奉主。那时候我虽然有一个爱主的心，但是我很幼稚，很软弱。所以过了一段时间，在我里面就发生了一件极大的问题，我觉得我的事奉没有能力。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，常常有祷告。如果说我的奉献不够，我愿意在主的面前再奉献。如果说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搀杂，什么罪恶，我也愿意在主的面前一再的认罪，一再的求光照。但是在那一段的时间，我总是觉得软弱，没有力量。

这是一九三一年的事。正在那时候，我们的倪柝声弟兄，在他的里面也有这样的感觉。他是在我前面带领我的弟兄，我是觉得他很有能力，讲的道对我也有作用，但是我不知道在我弟兄的感觉里也是不满足，不够。结果他到北方去了，在北方神眷顾他，他得了一个极大的复兴。等到他回来之后，他就召集我们几个同工，大概一起不过七、八个人。他就告诉我们，他在北方的时候，神怎样的眷顾他，他怎样在神的面前蒙了恩典。我们这些同工听了，里面渴慕到了极处。我们巴不得说，神也能同样眷顾我们，叫我们里面苏醒过来，得着能力，为他作见证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我回家去，我在路上心里有一个祷告，我说，主阿，求祢把祢的能力赐给我，没有祢的能力我不能事奉。我不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要祢的能力，是为着祢的工作。我里面实

在是渴慕到极点，可以说在我的思想里面，在我的心里面，就是渴慕主的能力。我一直在主的面前对付自己。因为倪弟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对付自己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不纯洁的地方，是不是为着自己，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对付。对付到一个地步，凭着我所知道的，我觉得说，在我里面都是为着主，没有一点为着自己。我在主的面前一直祷告，盼望主的能力护庇我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太软弱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。我们大家俯伏在主的面前，谦卑在主的面前，那时主的灵就临到我们。唉呀，有一位老姊妹，从来也不懂音乐，也不大会唱诗，但是当主的灵护庇她的时候，她就唱出非常美妙的灵歌来。我虽然不会唱歌，但是很会听，我承认很少听过这样好的音乐。

当我看见有的弟兄姊妹蒙了神的恩典，我里面更是着急万分。正像我要得救的时候所想的，怎么别人都会得救，就是我不会得救呢？这时我也是这样的感觉，为什么别人都会得着圣灵，就是我得不着？

我在主面前真是迫切的祷告。我说，主阿，这怎么办？祢知道我要祢的能力，不是为着我自己，是为着祢。没有祢的能力，我不能事奉。但是我无论怎么祷告，都是不行。祷告到一个地步，话都祷告完了，我筋疲力尽了，再也不能祷告了。我们还是跪在那里，我就听别人在那里祷告。我就觉得说，我再祷告也没有用，我的心已经摆在主面前，主也知道。如果主要给我恩典就给我，不给我也没有办法。正在我安静等候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句话来了，有一节圣经来了，那节圣经是在路加十一章十三节：“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？”当那一节圣经来的时候，忽然我里面开启了。我看见说，既是如此，我已经求他了，他绝不会不给我。
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么？我的毛病，老是听得太多。好像我得救的时候一样，因为我听救恩听得太久了，所以很难得救。同样，对于圣灵的恩典我也听得太多了，什么圣灵来的时候，我就发抖，好像触电一样，这些话听了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一直在那里等触电，等发抖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得着，怎么祷告都没有办法。哦，当我到了尽头的时候，神才出来给我看见，都不是这回事。他给我看见说，我的天父要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心祈求他，他一定要给我。哦，当我看见这一个的时候，我就开口感谢赞美主。我不必再求祢，我赞美祢，因为祢已经照着祢的应许，把祢的圣灵给了我。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果然临到我身上。

在那一天，我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信心的功课，我看见说，什么叫做信心。信心不是盼望，也不是感觉，信心就是看见神在基督里所做的。如果你的眼睛被主打开，看见神在基督里已经做了，已经是了，而简简单单的接受，那个恩典就要成为你的。哦，我看见这个信是何等的宝贝。

学到功课

我再要讲一件事。当时我是个少年人，在同工中间年纪最轻。有一次同工和长老聚在一起商量一件事。那件事很重要，是关乎教会的，影响很大。所以我们大家很重视这一件事，每一个人都发表他的感觉。等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发表我的高言阔论。在我里面觉得说，这一件事我是看得透而又透的，这一件事情教会做不得，绝对不能做，如果做了的话，整个教会就垮了！我在那里讲的时候，认为理由非常充足，我看得太清楚了。但是等到我讲完了，大家也都讲完了，他们的感觉却与我不同。他们都认为这一件事该做，就是我一个人反对。我说，无论如何不能做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冲突起来。我那个时候年轻，有火气，就不肯退让。我认为说，这一件事情我看准了。所以那一次交通，不欢而散。

我回到了家里，就下一个决心，以后同工聚会再不参加，讲道也不讲了。我就等在这里看这件事。我

那时候的感觉像约拿一样，坐在山上搭了一个棚，要看尼尼微城倾倒不倾倒。在我里面的灵真是刚硬到了极点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对，他们统统错了。以后虽然那些年长的同工，有弟兄姊妹，都谦卑的到我家里来劝我，但我还是讲那一套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听我，我就回来，你们不听我，我就在那里看。但是谈不通，他们还是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。我越看清楚，里面越有把握，灵越硬。我聚会还是去，擘饼还是去，就是不参加同工聚会，也不讲道。我有几个月的工夫就是这样。在那几个月中间，我的里面真是刚硬黑暗。我认为说，我是为着主，如果不照着我的话，这个教会就垮下去了。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么厉害。你知道，我就像那头羊一样，有一点发烧。那个时候我的神对付我。哦，在那几个月的里面，虽然我还是照样读经，但是毫无亮光。我还是照样祷告，照样聚会，但是里面毫无感觉。我的灵非常的高傲，非常的刚硬。我认为我自己再对也没有，并且越看越觉得对。但是另外一面，好像主离开我了。哦，那几个月实在是痛苦。外面很硬，但是里面已经垮台了，不行了。没有办法，这样下去，在主面前走不通。但是当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又觉得明明是自己对，弟兄们错。如果要谦卑，是他们应当谦卑，怎么要我谦卑？所以怎样都过不去，无论如何过不去。

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，我还是在那里发高烧。但是神一直叫我过不去，一直叫我过不去。慢慢的我里面醒过来了。我在那里看见说，我是一个年轻的弟兄，我的同工都比我年长，他们在神面前是带领我的人。不错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一直到今天，我还说我对，因为事实证明我是对的。不错，我看得准，我看得对。但是我的灵不对。事情是我对，但是灵完全错。我在我年长的同工面前，我的灵刚硬，我的灵背叛。换句话说，我的灵在神面前是被神定罪的。虽然在事情上我尽可以对，但是如果我的灵不对，神还是不悦纳。我的弟兄们也许在事情上看错了，但是他们的灵在神前是正当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看见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。

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神的面前，倔强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们与人可以倔强，与神没有办法倔强。神不祝福你，偏偏祝福他们，你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在神面前讲理由是没有用处的。在那个时候我学了一个功课，我看见什么叫做权柄，什么叫做顺服，什么叫做灵。

哦，过了几个月，到了最后，我还得向我的弟兄认罪。虽然我对，我还得认罪。是什么缘故？因为我的灵不对。等我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，承认自己的灵不对的时候，感谢神，他的恩典从新照到我的身上，叫我的里面苏醒过来。他的话语又变成甘甜，与他的交通又觉得美好。

弟兄姊妹，我所以说这些话，因为这里都是青年的弟兄姊妹。你知道青年人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总有一点自大，自傲的感觉。也很希奇，青年人好像在许多的事情上，是比老年人看得清楚一点。好像老年人年纪老了，眼睛已经昏花了。所以约珥书里面也是说，老年人是做异梦，少年人是看异象，这话好像也有一点道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问题不在这里。问题是说，你的灵是怎么样的情形。在神的面前，最主要的问题是个灵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的灵不对，什么都不对。如果我们的灵对什么都可以做，就是错了，神也会挽回。所以我真是愿意，因着我的失败，因着我的跌倒，弟兄姊妹能学这一个功课。不是说，我们要盲从，乃是说，我们的灵要谦卑，要柔软。

这一个是我幼年的时候所学的一个功课，我觉得这个功课在我一生中非常的宝贵。多少时候我在那里又要那个样子的时候，我就回想到神那一次在我身上的击打，叫我在主的面前俯伏下来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是无限量的。我今天还能站在你们的面前，我心里有无限的感

触。我觉得如果不是我的牧人，一直用他的爱来带领我，我今天不会站在你们的面前。我有许多的失败，我有许多的软弱，但是一直到今天他扶持我。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感觉，越过越深，就是愿意住在他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他的手里，让他来得着我，让他来享受我。我也愿意与众弟兄姊妹配搭起来，成为神的殿，让我的神能彰显他的荣耀，能接受我的敬拜和我的爱戴。这样的感觉在我的里面越过越重。我觉得说，我们的牧人是这样的一位，我今天在他的面前，只有一个心，就是愿意他为大，愿意他彰显，愿意他得着荣耀，愿意他也能享受我一点。

愿神祝福带领所有蒙这恩典的弟兄姊妹。我们感谢神，他拣选了我们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也拣选了他。我们知道他要率领我们。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，愿意住在他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——江守道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》

（一九六四年二月，台北青年寒假聚会记录。）